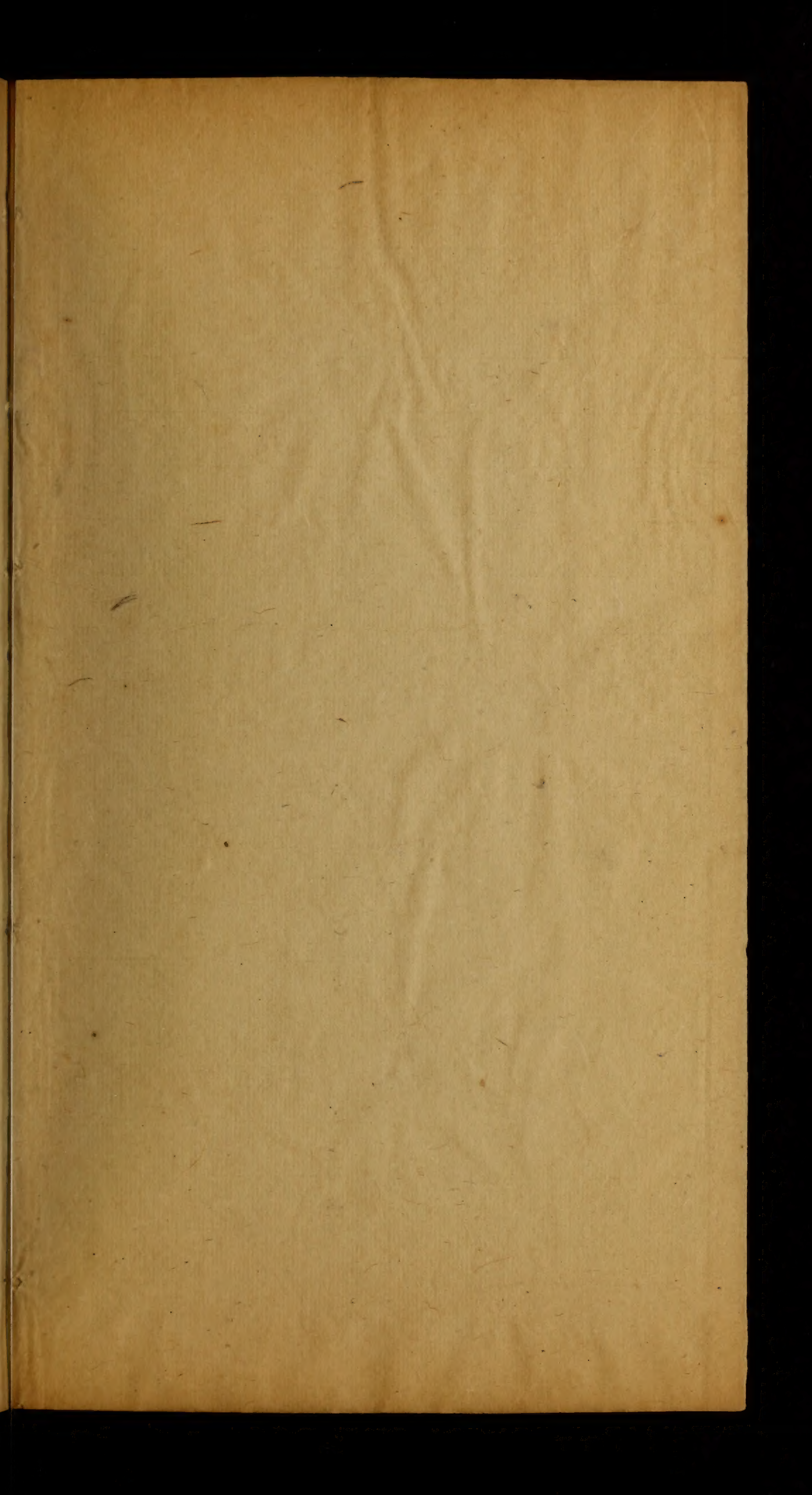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三

晉

孝宗穆皇帝

戊申 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温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温。左丞荀蕤字令遠崧之子。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注見前。公。温旣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由是與温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爲護軍將軍。羲之以內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温搆隙。浩不從。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卽引以抗温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羲之協和之說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決之論葢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爲抱薪

九月。燕王皝卒。世子儁（字宣英。）嗣。

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陽騖字。騖北平人。）志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爲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邃小字。）理否。未幾。邃謀逆。虎誅之。（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諸責笞捶。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能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因稱疾不視事。虎使女尚書往覘。邃抽劍擊之。虎大怒。收顏等推問。顏具言其狀。遂殺顏等。并誅邃。）立子宣爲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之。事覺。虎復殺宣。（虎聞韜死。

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已知爲宣所殺。乃因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宣少子方數歲。虎素愛。欲赦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于絶帶。虎因此發病。至是議立太子。劉昭儀方有寵。昭儀。故趙主劉曜女。有殊色。虎獲之。乃立其子世。以昭儀爲后。虎謂羣臣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己酉五年。趙太寧元年。石鑒青龍元年。燕慕容儁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趙主虎病甚。以彭城王遵虎第三子。爲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勒之子。爲丞相。張豺爲鎭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卽

位尊劉后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會姚弋仲蒲洪及石閔虎養子本姓冉字永曾內黃人等討梁犢還梁犢故東宮高力督石宣既誅犢及高力萬餘人謫戍梁州虎稱帝大赦高力不在赦例犢遂反戍卒皆隨之北至長安衆十餘萬遂出潼關趨洛陽所向奔潰虎以弋仲爲征西大將軍與洪閔等討斬之東宮高力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置督將領之遇遵于李城在懷慶府溫縣水經注奉溝水逕李城北即此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張豺勸虎立世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者遵然之遂舉兵趨鄴以石閔爲前鋒耆舊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

之。世在位三十三日。以石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時沛王沖鎮薊，聞遵殺世，起兵討遵，遵遣石閔擊之，獲沖，賜死。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于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以討梁犢功拜雍州刺史都督雍秦諸州軍事。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洪先為流民督帥諸氐居枋頭。枋頭城名，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水經注：魏武于洪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其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桓溫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乃加裒征討大都督。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人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于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畧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恐更貽朝廷之憂矣。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遣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沒。陳逵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陵。未幾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振。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裒慙憤發病而卒。詔以荀羨監徐兗軍事。是歲。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出駱谷。破趙戍。三輔豪傑多應之。勳兵少。不敢進。遂向南陽。拔宛城。殺趙太守而還。司馬勳濟南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

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鑒（虎庶子）弒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太子既而立太子衍（故燕王斌之子）閔不平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復總內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鑒密議鑒出告閔閔遂弒遵及衍推鑒卽位鑒以閔爲大將軍（遵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秦雍流民立蒲洪爲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石虎先破劉眴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後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因趙亂故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雍州牧洪會官

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耶。引朴斬之。

庚戌六年。趙主石祗永寧元年。魏主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趙。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魏。凡五僭國。春閏正月。趙石閔弒其主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趙主鑒陰使樂平王苞虎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鑒懼。夜殺苞。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復攻閔。為閔所殺。閔乃以兵守鑒于御龍觀。下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皆令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鬚濫死者半。至是。汝陰王琨亦虎之子。起兵討閔。諸將張沈。張賀度等。亦皆擁衆數萬。不附于閔。閔

擊琨。敗之。遂擊賀度。鑒密使宦者召沈棗盧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鑒弑之。并殺虎之孫二十八人。盡滅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謂衆曰。吾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尚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魏。閔未殺鑒時。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改國號曰衛。易鑒姓爲李氏。及已僭位。更號其國曰魏。復姓冉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是夏盧江太守袁眞攻魏合肥。克之。明年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詔以爲鎮北將軍。龕蘭之子也。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灄(書涉反。)頭。(在今直隸冀州棗强縣東北。元和志。棗强縣外城。即姚弋仲故壘。)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字景國。)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苻氏。以雷弱兒(南安人。)梁楞(安定人。)魚遵(馮翊人。)段陵(京兆人。)為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先是。慕容霸(字道業。皝第五子。後更名垂。)上書于燕王儁。請伐趙。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復言之。儁乃以慕容恪慕容評陽騖為三輔將軍。(恪為輔國。評為輔弼。騖為輔義。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選兵二十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至是儁

與霸及慕輿干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儁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燕兵至范陽太守李產欲爲趙拒燕燕衆莫爲用乃降儁擢用之子是悉置幽州郡縣守宰遂徇冀州取章武河間至渤海趙故殿中督賈堅擁衆不降慕容評與戰擒之以爲樂陵太守范陽章武河間皆晉國趙爲郡范陽治涿河間治樂城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故城在今順天府大城縣渤海晉郡後沒于趙治南皮注亦見前李產字子喬范陽人賈堅渤海人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字建業洪第三子斬秋遣使來請命麻秋爲苻洪所獲洪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先收關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孺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王號

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虎之子。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冉閔既簒立趙公卿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改元永寧。六夷胡三省注。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是爲六夷。據州郡者皆舉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畧祗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爲太常謐不食而卒。

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爲太常謐移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

必有由夷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之壽因不食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先是趙將王朗聞冉閔之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苻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欲取洪恐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已自稱晉征西大將軍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治浮橋以濟孟津既濟焚橋自帥大衆與其弟雄俱進苻雄字元才洪季子洪遣將迎戰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守奔司竹園名元和志園在盩厔縣東有監丞掌之健入長安遣使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桓溫洪尋爲司馬張琚所殺健擊琚斬之

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

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謨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詔

紫謨三年不就職徵召以疾辭驕蹇不臣律以無將之誅實無可逭荀羡輒用危言沮止豈復知有大義耶尹起莘責其傲上不忠尚不失褒貶之正書法乃云免謨爲無罪之辭則顛倒是非甚矣

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黃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時帝方八歲。自旦至申。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乃詔罷朝。會稽王昱等。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謨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羡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詔免謨爲庶人。

辛亥　七年。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魏。小國三。涼。燕。代。新大國一。秦。凡九僭國。春正月。

苻健自稱秦天王。是爲前秦。

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健分遣使

者。問民疾苦。擢羅雋異。凡前之苛政。不便于民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

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祗遣使乞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弋仲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爲復讐。老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梟擒。不必復來見也。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大敗。奔還鄴。姚襄歸。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已而祗遣其將劉顯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弒祗以自效。顯還。遂弒祗。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自石勒建國。至祗亡。凡七主。合二十三年。未幾。顯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遷其民于鄴。趙故汝陰王琨奔建康。斬之。于是石氏遂絕。

秋。八月。魏徐。兗。荊。豫。洛。即晉司州。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畧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字叔武。彬之子。）言于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

待之。命相王謂會稽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乃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嗒。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震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壬子 八年。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國二。燕。秦。小國二。涼。代。凡四僭國。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尚荀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

溫屢請北征浩輒抑而不許茲乃以恢復為己任豈自信將畧果優于溫直以忌溫妄興僥倖成功可以傾其權勢而已忠于謀國者固如是乎

于秦。

尚書左丞孔嚴（字彭祖，愉從子。）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君宜思廉藺屈身之誼。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使尚羨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遇以許昌降。）尚等不能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羨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潁州府亳州是。考譙有三。一在河南夏邑。祖逖所據。一在江南滁州。晉僑置。曰南譙。梁又曰北譙。一即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爲之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爲不義

也。及卒。襄與秦兵戰敗。遂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尚。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遣慕容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顯。因遊食常山諸郡。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爲燕兵所執。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不足破也。乃分其軍爲三部。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乘千里馬。名曰朱龍。左操兩刃矛。右執鈎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朱龍忽斃。遂被執。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評攻鄴。閔將軍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遣使求救于謝尚。魏建國三年而亡。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獻之。

初。謝尚使建武將軍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帥

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迎致建康。百僚畢賀。是秋。慕容評克鄴。留鎮之。戴施奔倉垣。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

秋。九月。浩復進屯泗口。泗水之口。今徐州府境。黃河所經。本泗水故道。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秦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已而浩復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浩不從。遂進屯

泗口。十月。謝尚攻克許昌。會朝廷徵尚爲給事中。尚還戍石頭。

罷遣太學生徒。

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即皇帝位。先是慕容評克鄴。送冉閔后董氏及太子智于薊。儁詐言董氏以傳國璽獻之。賜董號奉璽君。及是稱帝。因改元元璽。時晉使適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

癸丑 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

告襄。浩潛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水經注。睢陽城內。有臺甚秀廣。謂之蠡臺。亦曰升臺。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會張遇作亂。遇入秦爲司空。秦主健納其繼母。遇耻之。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來降。事覺被誅。浩聞之。以爲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衆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僞遁而陰伏甲以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浩將北伐。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秦人容有詐僞。未應輕進。及浩敗。昱謂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姚襄收浩資仗。濟淮屯盱眙。遣使建康。陳浩罪狀。并自陳謝。詔以謝尚督江西淮南軍。鎮歷陽。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謚敬烈。子曜靈嗣。字元舒。十二月。凉

浩與溫齟齬日久猜嫌生妒竟覬覦其位置卒致空函取怒由其平日外盜虛聲內貪榮利是以一經挫折醜態畢露可鄙可笑足爲偽士之戒

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祚字太伯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及重華卒曜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祚祚尋自稱涼王（于是改元置百官郊祀天地尚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殺之）

甲寅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爲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日西安爲浙江衢州府治）以王述爲揚州刺史

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于溫矣（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繆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于徙所）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北。水經注。均水南注于沔。謂之均口。]至南鄉。[漢縣。唐省。故城在今南陽府淅川縣。]步兵自淅川。[即故析縣。注見前。今淅川乃西魏置。]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命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

猛未遇苻堅已能辭溫不
就非當時處士盜虛聲者
比也

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溫嘿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諮祭酒。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

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師灞上。注見前。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諮師。師曰。君與桓溫豈並世哉。乃辭不就。

秦東海王苻雄卒。

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主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字永固。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略陽氐人。彊汪。梁平老。略陽人。皆與之善。胡三省曰

苻堅事始此。

乙卯　十一年。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王張元靚太始元年。春二月，秦大蝗。
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字長生，健第三子。立。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死。秦主健乃立子生為
太子。生幼少一目，性麤暴。其祖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曰：兒長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之。至是。
健寢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等受
遺詔輔政。謂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
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即位。生欲改元，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

主。得僕射段純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詔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梁楞。梁安。已又殺丞相雷弱兒。司空王墮。并殺弱兒九子。二十七孫。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

秋閏九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元靚字元安。爲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弒之。及趙長等。瓘先欲復立曜靈。會曜靈已爲祚所殺。乃推其弟元靚爲涼王。時方七歲。

丙辰 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温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先是姚襄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詔温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生怒。鑿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已而生下詔曰。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潼關以西至長安。自去春以來。虎狼爲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秋。八月。桓温敗姚襄于伊水。注見前。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漢縣。今屬山西平陽府。

桓温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神州陸沉王衍諸人實不得辭其責袁宏乃謗爲運有廢興豈桓温以大牛譏之

記室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袁宏字彦伯。陳郡陽夏人。胡三省曰。温以牛況宏。徒糜廩祿而無用也。

先是。姚襄圍周成于洛陽。成本魏將。降晉復叛。據洛陽。踰月不克。及是。温軍至伊水。襄撤圍拒之。匿其精鋭。遣使謂温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奔北山。即北邙山。温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温屯金墉。謁諸陵。修毁壞。各置陵令。表謝尚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字憲祖。寶之子。等戍之。襄奔平陽。其故將尹赤。爲秦并州刺史。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

初。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儁。段氏出。）非其稱帝。儁怒。遣慕容恪擊之。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銳。拒之于河。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已而恪引兵濟河。龕拒戰。恪大破其軍。進圍廣固。爲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乃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尋爲儁所殺。）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宣。景。文。武。惠。五帝陵。）

詔遣灌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緦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巳　升平元年。（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

徙居崇德宮

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去聲)渴耳何足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黃落(即今黃堡鎮在西安府同官縣南長安志秦苻黃眉討姚襄于此)秦遣兵擊斬之弟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以衆降秦

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在鄜州中部縣西南)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羌以騎三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宋白曰苻秦于嶻嶭山置三原護軍嶻嶭山亦曰嵯峨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擒而

斬之。弟萇帥其衆降。秦以公禮葬襄。

六月。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爲天王。

秦主生殘虐滋甚。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又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爲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太原人。權翼略陽人。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元德之遇孔明也。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遝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先是。特進梁平老勸

堅及早舉事。堅未敢發。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大赦改元。立子宏為太子。法為丞相。弟融。字博休。為陽平公。子丕。字永叔。為長樂公。李威。苟太后姑子。為左僕射。融明辨聞則誦。目過不忘。力敵百夫。堅愛重之。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于融。威知王猛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于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法尋為苟太后所忌。后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慟哭嘔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散騎常侍準之女。準字幼道。灊人。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燕主嘗夢石虎齧其臂乃發虎墓求屍不獲購以百金得于東明觀下僵而不腐儁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諸漳水東明觀在故鄴城南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戊午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字子初為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蔕之道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王羲之與

溫饑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主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撫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當隨事行藏耳。願君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冬。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字重熙。鑒之子。督徐兗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漢茌縣。晉曰山茌。隋省。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荀羨引兵擊之。擒堅。遂拔山茌。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彊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遂憤惋而卒。已而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會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督徐兗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爲更名。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曰霸。將以爲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于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嘗墮馬折齒。更名曰䟦。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徙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遂召還。垂娶段氏。段末柸女。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代北三字姓。氏。后銜之。中常侍涅浩涅姓。浩名。希旨告段氏爲巫蠱。欲以連污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

己未三年。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山名。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北。屯于河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此俗周旋思濟兵矣亦可鄙矣

渚。汶河之渚。荀羨傳。羨引汶通渠。至于東阿。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注見前。佽大敗。十月。詔萬軍下蔡。注見前。曇軍高平。晉侯國。後爲縣。北齊廢。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謂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萬帥眾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眾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諸將欲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爲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于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沒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爲御史中丞。又以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

有毀輙罪之雖因深知其賢然猶衆口而任一人適足以蔽聰明非[illegible]道也

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于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輙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庚申 四年。燕慕容暐建熙元年。春正月。燕主儁卒。太子暐字景茂。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

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
績字伯陽。産之子。淸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
篤。召恪及司空陽騖。司徒評。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
乃卒。太子暐卽位。慕輿根自恃勳舊。心不服恪。欲爲亂。
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時新遭大
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
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
安重以鎭之。柰何復自驚擾。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
兢兢嚴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虛心待士。諮詢善道。
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
敘。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
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儁卒。皆以爲
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旣。

桓温以謝安爲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成帝長子即位是爲哀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濛之女

尊何皇后爲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字純嘏駿少子誅之詔以張元靚

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先是。涼宋混誅張瓘。混素忠鯁。瓘欲殺之。因廢張元靚而自立。混以太后令誅之。請張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既而混卒。元靚以混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惡之。至是。邕攻殺澄。自爲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元靚叔父天錫殺之。盡滅其族。元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

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亡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欲中立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擒其養子張蚝。本姓弓。上黨人。多力趫捷。能曳牛郤走。超越高城。堅募人生致之。鄧羌擒之以獻。蚝七吏反。平衆大潰。乃降。

秦王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稱羌。蚝皆萬人敵。未幾燕擊平。平復降燕。尋又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弗救也。遂爲秦所滅。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賊盜屏息。

哀皇帝

壬戌隆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字始彥。冰之子。爲徐兗刺史。袁眞監豫司等州軍事。

希鎮下邳。貞鎮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

先是。護遣使來降。拜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事在升平五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字應遠。嶽之子。）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字興公。楚之孫。）上疏爭之。（疏曰。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寫遠圖。而百姓震駭。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臣愚以爲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壹河南。犲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而知人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

虛聲威朝廷耳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温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明年燕略地河南昭許昌汝南陳郡及河南諸城遂逼洛陽

秦王堅臨太學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癸亥興寧元年夏五月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坦之字文度述之子為長史。又以郗超為參軍。王珣字元琳導之孫。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與謝元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謝元字幼度。安兄奕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涼張天錫弒其君元靚而自立。

天錫弒元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辛亥二年。涼西平公張天錫元年。春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嚴其法禁。稱為庚戌制。以是月庚戌日行之。故稱。

于請父讓父謂之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詫哉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

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于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如桓溫揚州牧。

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溫。溫至赭圻。嶺名。在太平府繁昌縣西。詔止之。溫遂城赭圻。城在嶺下臨江。居之。遙領揚

州牧

乙丑 三年。秦建元元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謚曰靖。

桓温移鎮姑孰。以弟豁（朗之子）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瑯邪王奕（帝之弟）即位。是為廢帝。

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堅充之子）死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于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逼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為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

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爲子矣。

葬安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字元代之。

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有據蜀之志。憚撫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會楚討斬之。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冰之女。

帝奕

丙寅 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丁卯 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

恪疾病。燕主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鐵弗劉虎之曾孫。走之。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內。已。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

是。什翼犍擊之。河冰未合。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于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戊辰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溫殊禮。

位在諸侯王上。

己巳 四年夏。四月。桓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于燕。

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燕。六月。至金鄉。後漢縣。今屬兗州府。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穆之小字。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字又同桓溫

毋名更稱小字鑿鉅野注見前三百里引汶注見前會于清即今大清河古濟水也自泰安府東平州南東北流至武定府利津縣入于海通典東平濟南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即此。

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謂溫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眾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方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憂非獨無食而已溫不從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遊朱序亦敗燕兵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使垂率眾五萬以拒溫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議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

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兗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并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秦王堅遣苟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字元明號少子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晉郡即春秋南燕注見前出倉垣鑿井而飲胡三省注恐燕追兵毒汴濟上流也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惢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

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于襄邑。注見前德先帥勁騎伏于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眞。奏免爲庶人。眞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燕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爲也。

苻堅是時方有志并吞，以垂材智過人，窮蹙來歸，待以不次，亦不失駕馭羣雄之畧。厥後垂與堅敗，特所以善其後者無策耳。曹操不殺先主，後世未聞議其失計。至堅不殺垂，乃以小不忍譏之，則所云以成敗

寧避之于外耳。十一月，諸敗于大陸。注見前。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暐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前妃段氏之女弟及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時燕遣梁琛使秦，及歸，言于暐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

論人者

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惟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

桓温徙鎮廣陵。

温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

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庚午五年。是歲燕亡。大國一。秦。小國二。凉。代。凡三僭國。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既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待之如舊。堅謂垂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行其志。然燕之將

猛設計紿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為反間。徙之沙城。令自度終不能免。帥沙城戍卒數千人襲龍城。不克。為其下所殺。沙城。在龍城東北。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

猛督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燕主暐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司徒長史申胤嘆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入晉陽。楊安攻晉陽。久未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及慕容評戰于潞川。水經注。濁漳水。過潞縣北。闞駰曰。潞為冀州浸。即濁漳也。潞縣故城。在今潞安府潞城縣。濁漳注見前。敗之。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評為人貪鄙。障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

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燕主暐讓評。且趣使
戰。評大懼。請戰于猛。俄而交兵。秦將鄧羌。張蚝等。馳赴
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猛號令嚴明。軍
燕兵大敗。評單騎走還。遂長驅圍鄴。無私犯。法簡政
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
聞之。歎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爲冀州牧。都督
關東六州軍事。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師。星言電赴。將
軍其休養士卒。以俟朕至。然後取之。于是堅留李威輔
太子。自率精銳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奔龍城。
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于高陽。執暐以詣堅。堅釋之。令
還宮。帥文武出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于秦。前
燕自慕容廆據大棘。至儁。僭號。及暐

十。凡四主。合八十六年。堅以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中紹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遷暐及鮮卑四萬戶于長安。封暐爲新興侯。以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燕故太史黃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辛未 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桓溫拔壽春。獲袁瑾。誅之。

先是袁眞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皆以兵助瑾。桓溫擊破之。遂圍壽春。至是燕已亡。瑾求救于秦。秦遣將軍王鑒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桓伊字叔夏。宣族子。等大破鑒

氈于石橋。在肥水北。遂拔壽春。擒瑾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後魏追謚獻明帝。

初。代將長孫斤拓拔鬱律長子沙莫雄之後。爲長孫氏。謀弑代王什翼犍。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爲賀氏。之女。有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即魏太祖道武皇帝。後名珪。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

初。朝廷以楊世楊初曾孫。爲秦州刺史。世亦稱臣于秦。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絶。至是秦將楊安等伐纂。克之。遂執以歸。秦王堅命安留鎮仇池。

冬。十一月。桓温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是爲簡文帝。

温恃其才畧。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温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温遂與定議。以帝素無過。而床笫易誣。乃揚言帝早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内寢。三美人生三男。將移皇基。人莫能審其虛實。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集百官于朝堂。宣皇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昱即帝位。帝既即位。温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温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温遥

君拜臣揖復成何語觀此則新亭談笑如出二人記載牴牾殊不可解

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温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立威。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于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于父。温之謂矣。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桓温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于吳縣。温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太宗簡文皇帝

壬申咸安二年。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

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

簡文居攝之詔朝臣幾欲依違賴坦之彪之而不行當時謝安竟未有所匡正想亦在請須大司馬處分之列耳蒼生如安石何聞

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卽位。是爲孝武帝。

帝不豫。急召桓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

望之不足憑如此

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温居攝。虎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温望簡文臨終傳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秦王堅以猛爲丞相。苻融爲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猛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于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陽平公融在冀州。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使燕尚書郎高泰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宫發頌。齊

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以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冬十月葬高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癸酉寧康元年春二月桓温來朝

温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

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温令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温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桓温死。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弟江州刺史冲問温以安坦之所宜任。温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也。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衆。温卒。冲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冲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决。冲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從行。熙及弟濟謀殺冲。冲徙之長沙。稱温遺令。以少子元爲嗣。襲封南郡公。時方五歲。桓元。字敬道。一名靈寶。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

謝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臨朝。褚太后居崇德宮。簡文帝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請太后臨朝。己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寇梁益。陷之。

秦取二州。邛筰夜郎皆附之。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爲秦將所獲。虓遂降秦。秦王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爲氐賊。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虓。字孟威。楚之孫。

彗星見。

彗星出於尾箕。（晉書天文志。尾九星。亦爲九子。箕四星。亦曰天津。）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燕之分野。）東井秦分。（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秦之分野。）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胡三省曰。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皆拓跋氏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秦已滅矣。代乘天運。反而滅燕。自然之數也。）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戌 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在江寧府治北金陵記即今朝天宮）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乙亥 三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謚曰獻）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

以桓沖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
不苦諫。沖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諡曰武。
猛寢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分遣近臣徧禱河岳。
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
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
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
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
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

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
羌。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
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濛女孫。

九月。以徐邈東莞姑幕人。家京口。爲中書舍人。晉官。掌呈奏案。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
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詩章。文辭
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放誕之弊原于老莊悖亂之萌起于圖讖東晉膏肓錮疾苻堅二言足以洞其癥結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謂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丙子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秦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秦王堅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

違命。即進師撲討貟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决矣。言降者斬。乃縛貟殊。射殺之。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嶺名。在今凉州府武威縣東南。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凉州府永昌縣。苟萇使姚萇爲前驅。馬建迎降。掌據戰死。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錫面縛出降。凉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前凉自張軌據凉州。至天錫亡。凡九主。合六十九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

三斛。躅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弑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爲二部。

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擊代。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垂。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將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

野干之子。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字子章。代人。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遷珪堅欲于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于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丁丑 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冲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元監江北軍事。

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城名。在荆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即此。使劉波字道則。守江陵。楊亮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元應詔。超。初。中書郎郗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悒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元。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不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卒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謚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在臺城之東。

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即御史臺都坐猶言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彪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宮至秋乃成

戊寅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丕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

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攻城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元和志。夫人城。在襄陽縣西北。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

己卯 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苻丕入圍襄陽。秦御史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丕等惶恐。命諸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爲秦內應。丕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丁

穆。字彥遠。譙國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死之。

秦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參軍史穎逃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日北阿鎮。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謝元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城。淮陰。謝元救彭城。軍泗口。欲遣間使報太守戴逯。部將田泓請没水潛往。元遺之。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執。勉之。秦人殺之。彭城遂陷。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洛于三

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元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元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元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胡三省注。盱眙縣北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難削爵為民。

秦大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四

晉

烈宗孝武皇帝

庚辰 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注見前。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之術。非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爲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爲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爲冀州牧。苻暉爲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前。）九嵕（山名。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都。汧。雍。（注俱見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世領其種類。如諸侯世封。）以其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讜。毛興。王騰等。皆爲諸州刺史。

堅送丕至灞上。丕所領氐三千戶。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秘書侍郎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伯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整。宦官也。博文彊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羣臣飲。以極醉爲限。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旗。杜康妙識。儀

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堅大悅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趙整略陽清水人。後出家事佛。更名道整。伯勞。爾雅曰。鶪伯勞。仇綏未詳。酒旗通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儀狄。注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釋迦譜。息心所棲曰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字茂達。肅曾孫。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在安陸府鍾祥縣敖水北。獲其將閻振吳仲。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爲叛逆此而不誅何

振仲寇竟陵沖遣太守桓石虔（豁之子）參軍桓石民（石虔弟）帥衆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壬午 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堅兄法之子）侍郎王皮（猛之子）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事見前）臣爲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

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覽名而失正義矣

乎。先是。摣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壁。涼置郡。秦因之。今為土魯番地。徙摣朔方之北。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字世明。婆樓之子。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為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

光行越流沙。焉耆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大破之。帛純出走。光撫寧西域。恩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二星名注見前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吳越分野福德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故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

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没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于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畧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大熟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彭城人發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

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省曰。物反常爲妖。蝗之爲災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卽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八年。夏。五月。桓冲帥師伐秦。拔筑陽。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襄陽府穀城縣。

先是。冲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冲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奴。萬之弟。冠軍

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爲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堅謂萇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紹言于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

謝安賭墅棊謝爲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幾潰不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東。 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瑗度。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元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棊別墅。安棊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前。 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即壽春。 克之。胡彬退保硤石。山名在鳳

觀謝石謝元懼不敢進之狀則相沖之言不爲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麾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元將躓僨轅之譏又何偉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大幸非刻論也

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淮水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澗。在鳳陽府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

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漢時有八公詣淮南王安。同登此。故名。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郤。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郤。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在壽州西北。寰宇記。岡高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

堅不早除垂垂不乘堅之危廟者以爲英雄度量過人論者又以爲坐失事機皆非也堅貪晉而欲藉垂以就功垂因晉而欲疲堅以復業正吳越春秋所云蟬不知螳螂螳螂不知雀也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大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時垂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爲報仇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垂子農復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可以感動

天下。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澠池。垂
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
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
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飆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
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
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
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
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
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

之樂

以王國寶爲尚書郎。

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諂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疏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隴西鮮卑。其先有紇干者，以雄勇爲諸部統主，號乞伏可汗。傳至祐鄰，其衆漸盛。即國仁五世祖也。）叛，據隴右。

初，國仁之父司繁爲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爲南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本漢勇士縣，晉廢，故城在今蘭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爲秦前將軍。從秦王堅入寇，其

垂心懷復仇而託言報德蓋恐一發不中轉致蹉跌耳觀取果自潛及詭道避壯士其深沉陰詐畢見若苻丕之應垂既隱忍而俟其變又離間而藉之辭至

叔父步頹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步頹合眾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名。注見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慕容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燕以丁零種落居中山苻堅滅燕徙之新安。斌仕秦爲衛軍中郎。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

斬吏燒亭反形已露訖置不問則所爲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耳

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勿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謂丕曰垂反形已露矣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其子農及從子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而慕容鳳燕故宜都王桓子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省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申 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僭國春正月

慕容垂自稱燕王。是爲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爲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謂慕容暐。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利曰。死生惟郎是從。乃指張驤亦烏桓人。說之。驤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衆數千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

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字道祐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隣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聲責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逾勳舊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受分陝之任寧可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丕歸長安堅怒復書切責之

二月。荊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諡宣穆。

沖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暐之弟。起兵華陰。慕容沖泓之弟。起兵平陽。秦遣苻叡堅之子。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是為後秦。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衆遂盛。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為司馬。泓弟沖。為秦平

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或出附會奇談不然則萇結營處適當窪下耳若謂別有神佑平地水能自深有是理乎

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衆將奔關東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爲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字景亮）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衆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已而萇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之萇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萇軍復振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秦遣兵擊慕容沖破之沖奔華陰泓遂進偪長安

秦竇衝擊沖破之沖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燕興改元）已而燕諸將殺泓立沖爲太弟沖大破秦兵于鄭西（鄭縣之西）遂

據阿房城。泓、沖之叛也。堅召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便即尊位。及泓見殺。沖復敗秦兵。暐與慕容肅謀伏兵殺堅。事覺。堅誅暐、肅。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沖。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輜重。在廣平府肥鄉縣。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

如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將翟斌以鄴城不下潛與秦通謀事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以安為太保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已而元遣兵攻秦青州降之朝廷加元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萇攻新平後漢郡今陝西邠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鈌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

望。謂郡之賢豪。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萇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民以出。欲赴長安。萇圍而阬之。

慕容垂復圍鄴。謝元遺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先是。謝元遺劉牢之等據碻磝。城名。在泰安府東阿縣碻磝山上。郭滿據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爲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治白馬城。即古滑臺。昔滑氏于此爲壘。後人增以爲城。顏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前注見。克之。苻丕大懼。

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遣參軍焦逵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逵固陳丕欵誠。元乃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元運米二千斛餽之。

乙酉十年。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舊大國三。秦燕後秦。新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僭國。春正月。燕慕容沖稱帝于阿房。是爲西燕。

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字道運。寶庶長子。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已而沖襲長安。秦王堅與戰。屢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堅始禁圖讖之學不可謂不明至是轉信讖文以身嘗試甘為[illegible]取之後神智甚沮[illegible]若此邪其不能復振宜矣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三省注。在臨漳縣北。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率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秦丕軍敗徵還。丕亦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為軍糧[illegible]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亦曰武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沖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

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詣新平堅之出也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已而宏自武都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諡曰文靖

先是安與瑯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瑯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弒秦王堅

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

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論者皆以爲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光獨以爲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猛之子。自薊州壺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卽位。丕既去鄴。燕使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責泮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力不能報讐主滅臣死固其宜也光皆殺之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進逼姑臧嶺西諸郡皆應之尋為呂光所攻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穆亦被殺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西郡後漢末置治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府山丹縣魏安廣武皆前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本漢蒼松縣後涼改昌松廢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為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爲苑川城名在蘭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漢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蠡縣守將王兖新平氐人死之

麟攻博陵王兖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兖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兖殺之

燕定都中山

先是燕樂浪王溫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溫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戌十一年 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燕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舊大國四秦燕後秦西燕小國一西秦新大國一魏小國一後涼凡七僭國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領其眾庫仁之子顯弒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珪從曾祖紇羅力微之曾孫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北邊牆外即代王位以長孫嵩代人叔孫普洛乙旃氏後改叔孫氏曰為南北部大

人。分治其衆。以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為左長史。許謙(字元遜。代人。)為右司馬。王建(廣寧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拓跋隣之弟為達奚氏。後改奚。)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嵩從弟。)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已而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斌從子。)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南陽西鄂人。含從子。)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遂執恬之而據其郡。(明年。燕王垂使慕容楷擊遼。降之。遼尋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滑臺。)

二月。西燕弒其主沖。

沖樂在長安。且畏燕王垂之彊。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三月。慕容恒慕容永（永廆從孫。）殺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顗。恒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在今絳州聞喜縣。）而居之。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為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至是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

淮陰。明年。燕擊張願破之。于是青。兖徐。諸州。郡縣壁壘多降于燕。後劉牢之擊敗翟遼。願復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桓石民取弘農。初置湖陝二戍。後湖陝為姚興所陷。

秋七月。秦以苻登字文高。堅族孫。為南安注見前。王。

枹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為雍。河二州牧。率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魏書地形志。新安郡東垣即此。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請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漢縣。今屬山西潞安府。

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為所殺。時燕主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垂。

海西公奕薨于吳。

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

人憐之。至是薨。年四十五。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啖青（啖姓青名氐人）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至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丕之子。）自杏城（注見前。）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爲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卽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是爲後涼）

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

秦主登立世祖丕諡堅世祖宣昭皇帝。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凡所欲爲。必啟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劔矟爲方圓大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秦王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徐嵩字元高。盛之子。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鎮淮陰。謝元爲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妃。

五月。徵處士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徙會稽。不至。

踰垣閉門聖賢譏其已甚安有奉詔徵而可逃匿他所乎逵抗旨求其志之說純盜虛聲所謂率天下而入於無用者必欲曲成其名於世何補謝元顧斤斤愛惜謂當使其身名並存亦鄙論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元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嵩壘。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坑其士卒。萇掘秦主堅屍。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戊子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諡獻武。

秦主登軍朝那。漢縣，屬安定郡。後魏廢。故城在今平涼府平涼縣。後秦主萇軍武都。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此地。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字元愉，烈王無忌子。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注見前。秦封以爲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什翼犍之孫。）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謂慕容德）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己丑十四年。（後涼麟嘉元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胡三省注。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先是。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之曰。爲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至是。萇以軍未有利。斬像首以送秦。）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

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已弒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保胡空壘

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氏耳前王兖繼徐嵩此毛氏死節者凡三人世亂識忠臣信哉

冬十一月以范甯字武子順陽人爲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瑯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姏武酣反老女稱姆莫補

反。師也。女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
獄繆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
之邪。左衛領營將軍許營上疏。不省。陸納字
祖言。吳人。許營會稽人。
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
讒佞有寵于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
字武子。南平人。
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
爲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
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
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
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採求
風政。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
書曰。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
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
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
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

先臣小忠信以成大不忠不信實千古小人通病徐邈諄諄致書戒甯勿任耳目持論極當但所云得國士良吏委以攝掌則猶未為盡善使無克知灼見之明採取虛名過為任用則將恢正復不淺坐嘯畫諾之風其流弊將安底哉

監司則清濁能否莫可混淆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于耳目哉甯好儒學性執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庚寅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南水經注白水出高都縣故城西即此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已而西燕復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佺期亮之子

二月以王恭字孝伯。蘊之子。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瑯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寖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問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陳郡人。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萇擊斬揭飛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使人許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惡地在外。馳騎見登曰。萇多詐。不可信也。萇聞之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畧過人。憚之。于是惡地降萇。至是秦主登遣將軍魏揭飛帥氐胡攻後秦

將姚當成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地名。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李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鎮。即此。後秦主萇自引精兵一千六百擊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萇命姚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栅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當成曰。營地太小。萇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是秋。馮翊人郭質起兵應秦。移檄三輔。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附于後秦。擊質。質走洛陽。明年夏。苟曜密招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赴之。軍于馬頭原。萇帥衆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問之。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登退屯郿。登復攻安定。萇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誅之。萇擊登

于安定城東。敗之。馬頭原在鳳翔府郿縣東南。

辛卯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東胡之苗裔。其先曰木骨閭。因以爲氏。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大破之。徙之雲中。

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即位。高車古赤狄之種。初號爲狄歷。北方名爲勑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

獲直力鞮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即赫連勃勃字屈孑亡奔薛干部鮮卑別部薛干部送于沒奕干河西鮮卑後秦封高平公沒奕干以女妻之

壬辰　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釗遼之子釗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至是燕主垂擊釗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釗急引兵趨之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釗急還攻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

桓元怨望棄官弁髦國憲乃聽其翱翔階亂萬目誰何東晉紀綱可謂掃地矣

賜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釗奔長子歲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荆州元復豪橫士民畏之嘗于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悅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避之元果使人追之不及劉邁

字伯羣彭城人。征虜參軍胡藩字道序南昌人。過江陵。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癸巳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王德曰。永。國之

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十二月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字子略帥兵擊秦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還至是萇疾甚還長安召

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秦。明年登聞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悉衆而東。興使尹緯與戰。大敗之。其衆夜潰。登單騎奔平涼。收遺衆入馬毛山。于是興始發喪。即帝位。馬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髦嶺。

甲午 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燕。後秦。魏。小國二。後涼。西秦。代五僭國。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元孫。樹機能見前。爲河西都統。

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揵卒。烏孤嗣立。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

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胡三省曰。此言烏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或問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助敎簡文帝寵。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曰。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馬毛山之南。執登殺之。悉散其衆。使歸農業。登太子崇奔湟中。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居崇訓宮。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滏口。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元和志。滏水出滏陽縣鼓山。泉源奮湧。如釜揚湯。故以滏口名之。沙庭。在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春秋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即此。庭當作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西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臺。本潞子所立。世謂之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

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注見前。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西燕自慕容泓改元。至永亡。凡六主。合十一年。

冬。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楊毅從孫也。先爲秦將軍。與西燕戰。兵敗。被執。已而亡奔隴右。收集舊衆。徙治歷城。自稱仇池公。稱藩于晉。後又取天水。畧陽之地。自稱隴西王。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

前秦自苻健僭立至崇凡六主合四十四年乾歸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

乙未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盛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

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國寶從弟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鼎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漢書注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形象小異孛星光芒四出彗星光芒如掃彗長星光芒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二三丈無常也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晉書天文志須女四星天少府虛二星主哭泣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于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珪叔父翰之子入貢于燕燕主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侵逼附塞諸郡

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

燕世爲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擊之。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可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高湖字大淵。渤海蓨人。

魏張衮言于珪曰。燕狃于滑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選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將河氷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不設斥候。俄而暴風氷合。珪引兵濟河。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

部分諸部。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萬數。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免。 燕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其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畧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丙申 二十一年。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年。涼龍飛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胡三省注。即廣昌嶺。所謂五迴道也。五迴山。在今易州廣昌縣。亦曰廣昌嶺。經天門。胡三省注。廣昌之南。層崖刺天。積石壁立。蓋即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什翼犍子。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篤。還。垂之過參合陂

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忿嘔血。由是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燕昌城。在大同府大同縣北。卒于上谷寶即位。

燕主寶弑其太后段氏

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嘗言于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即位。使麟逼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

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

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字洪讓袞之子。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注見前。旌旗亘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器晉惠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恥於為天下得

盡言。稍有才用。咸加擢敘。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為遺詔。侍中王爽恭之弟。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　初國寶黨附道

人者直 周主耳共罪與己身失天下同

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疏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魏書官氏志。詰汾時。諸部內入者。有勿忸於氏。後改于氏。栗磾代人。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信自井陘伐趙之路。自井陘趣中

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旣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字元伯東武城人）奔海渚（胡三省注海中洲也）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字子度昌黎徒河人）降以爲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時魏東平公儀攻鄴燕范陽王德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已而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引燕兵擊儀儀軍遂潰）

安皇帝

丁酉隆安元年（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二涼西秦新小國二南涼北涼凡七僭國）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京城。京城是爲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部。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降之。徙都廉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廣武前。注見趙振少好奇畧。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已而烏孤取嶺南五部。嶺南。洪池嶺南也。洪池嶺注見前。更稱武威王。徙治樂都。樂都。涼郡。今西寧府碾伯縣是。

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以邀之。營于滹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旣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

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輿皓謀弑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寶之庶子。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走。

魏王珪進圍中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會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遣鎮龍城。遺言命寶以為嗣。寶愛少子策。立之。會因是慍懟。有異志。燕主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為寶屢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忿恨。麟以兵刼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

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謀走保龍城。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寶出中山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有恨色。分其兵給農隆。北趣龍城。魏兵追之。會整陳與戰。農隆等復以騎衛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會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遂謀作亂。襲隆。殺之。農被重創。亡走。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因召羣臣食。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傷首不死。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馳至龍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破會軍。侍御郎高雲復夜襲之。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殺之。寶以雲爲將軍。養以爲子。高雲字子雨高句驪之支屬。

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元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疑未決。于是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南蠻校尉顗。南郡相江績謀之。顗曰。人臣當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績亦極言其不可。顗恐績及禍。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顗遂以疾辭位。仲堪往省之。曰。兄病殊可憂

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爲念。郗恢亦不肯從。郗恢字道胤。曇之子。殷覬字伯通。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爲。問計于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閒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爲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爲患請潛爲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張掖盧水胡人匈奴沮渠王之後以官爲氏叛推段業京兆人爲建康前涼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高臺縣公以衆歸之是爲北涼

蒙遜之先世爲部帥其諸父羅讐麴粥皆臣于涼涼王光殺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前涼置故城在今甘州府張掖縣叛之屯據金山在甘州府山丹縣西南蒙遜從兄男成聞蒙遜起亦合衆攻建康會蒙遜爲光子纂字永緒所破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爲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纂

攻之不克。業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自此後秦止稱秦。

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議。興勤于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爲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欲殺之。高懼而逃匿。姜龕天水人。古成複姓。詵名也。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

周武以甲子興。一語足破陰陽家禁忌之惑。進戰克捷。乃乘其銳氣而用之。稍存猶豫。鮮有不坐失事機者

爲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卻魏兵。威虐已振。遂卽帝位。已而趙王麟襲殺詳而自立。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城中饑窘。麟襲殺之。自立以拒魏。至是。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于義臺。卽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西南。括地志。野臺。一名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

戊戌 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西秦。涼。南涼。北涼。新小國一。南燕。凡八僭國。

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是爲南燕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趨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德之弟。鎭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

帥戶四萬。南徙滑臺。魏衞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儀攻中山時。珪封爲衞王。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字茂和。坦之子。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字伯道。承之曾孫。及弟休之字季預。有才畧。引爲腹心。尙之曰。今方鎭彊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衞。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封爾朱羽健其先契胡部落大人。居爾朱川。因以爲氏。于秀容川。胡三省注。此北秀容。

地近平城。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

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兵。遼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奚。東部鮮卑之別種。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乃留長樂王盛統後事。自引兵而南。長上衛兵之番代者。段速骨等因衆心之憚征

役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之。尚書蘭汗陰與通謀。城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盛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慕輿護帥壯士數百人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遣盛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垂之舅。又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乃逃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弒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

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驕狠荒淫。事汗無禮。盛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盛乃乘間殺汗。龍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日詣燕諸廟禱請。委罪加難。加難怒。叛汗。汗遣太子穆擊破之。還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因踰垣入東宮。殺穆。諸軍聞盛得出。皆呼躍爭先。攻汗。斬之。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元反。元陷江州。



桓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在荆州因從之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亮之孫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豫州治歷陽楷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恭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鄉爲將軍制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内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

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郡治臨汝今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是元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元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山名在今盧州府無爲州西水經注柵口水遵巢湖又東合白石山水即此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

恭初以殊遇感激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陷不義至國寶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自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傲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爲帝舅。不能翼戴帝室。數舉兵向京師。吾欲討之。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于情義何有。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恭使牢之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山名。在江寧府句容縣北。元和志。山甚險。行者號翻車峴。斬延以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爲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

王恭以討國寶為名即殺國寶劉牢之殺恭即令代恭欲元等取仲堪即授之江雍欲佺堪罷兵即還以荆益首敢不絀至此極矣前此王敦蘇峻桓溫等雖奸雄久蓄異志尚不能闇干至是桓元以一狂妄少年不勞而竊神器可見國是益非則逆謀益易逞理

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元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在江寧縣西大江中。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憂逼。桓修字承祖。冲之子。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仲堪得詔書大怒。趣元佺期進軍。元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且諭散蔡洲軍士。元等大懼。追仲堪。及之尋陽。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並訴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復以荆州還仲堪。仲堪等受詔。推元為盟主。各還所鎮。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盛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勢必然足爲千古炯戒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字彥海。安定人。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清河人。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卽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胡三省注。此依漢郡而言。漢代郡治桑乾故城在今宣化府蔚州。西及善無。漢縣。後魏爲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極陰館。注見前。北盡參合。漢縣。晉廢。魏復置。故城在今朔平府左雲縣。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瑯邪人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錢塘人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爲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仇



